阿公！欲做莊嘸？

醫學七 陳彥誌

坐在車子前座，突然背後有人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

轉過頭去，發現原來是外公。他手裡拿著一只外頭包著金箔，元寶形狀的巧克力要遞給我。我有些詫異，遲疑了一會兒後，大聲說了聲謝謝，卻沒有收下。外公皺癟的雙唇微微張合著，看似不知該如何反應，一隻手就這樣懸在半空中。

母親有點尷尬地笑了笑。「你就先拿著吧！」她說。並放大音量轉過頭去對坐在一旁的外公道：「爸，這係我驚你呷藥仔苦，欲給你配一個甜的啦——剛才毋是才給你講過？」外公沒有回話，只是怯生生地把手收回來，整個人縮到位子上，像犯了錯的小孩。

我轉回身子，聽見後方傳來一聲輕輕的嘆息。

接到那通來自鄉下外婆家的電話是兩個月前的事。

根據母親的轉述：外公變得語無倫次，還忘東忘西，最近的事都記不太起來。外婆對此很擔心，希望爸媽能回南投去探望一下。醫生還說外公的症狀十分典型。一般來說，這種病的患者是無法好轉的，只能透過藥物控制和加強精神方面刺激來延緩病情惡化。

外公本就沉默，尤其是在牙齒掉光後。到後來我根本分辨不出那些出自他口中，我無法理解的呢喃，是因為腦神經退化所導致，還是因為他牙齒掉光使得他根本無法把話講清楚，即使他想要。

這不禁讓我懷疑：過去在多少吃力的瞬間，在他的腦部結構真正出現問題之前，他嚐試要把一個完整的意思，一句完整的問候傳達給我們聽，卻被自以為聰明的我們所忽略。於是，他越來越自卑，也越來越傾向逃避，自我的退化最後終於變成真正的退化。

外公在台中接受診斷的期間便輪流在眾親戚家中居住。之後有一陣子，為了要在台中的醫院製作假牙齒模，外公便移駕到我家起居室。某天下午，我自外頭返家，一進入客廳便看見外公扶著桌子、椅子，緩緩地迎面向我走來。接著，他含含糊糊地說了一段話，我只聽出其中似乎有我的名字。

「外公在問你剛才去哪裡啦，是不是去學校？」母親的聲音突然從樓梯口出現。

「喔！毋是啦，阿公。我今參是在放寒假……」

外公眼神呆滯地看著我，聽到回答前後沒有任何不同的反應。

「外公他老了，耳朵重聽，你要講大聲一點。」

但我根本懶得把話再重覆一遍。

「喔……啊阿公你先去裡面休睏，我欲來去樓頂讀冊啦！」

說完我便閃身離開，一次兩階快速地跨步上樓。走到轉角處，我停下腳步偷偷探頭去看站在下方的母親，原以為會發現她瞪著我瞧。但，沒有。母親只是用一種哀傷的眼神注視依然呆在原地，不知所措的外公。用一種哀傷的眼神。

我想起外公的過去。他是個喜歡賭博的男人。初二回外婆家，如果當天晚上發現外公不見了，一定就是在附近鄰居中的某一家，隨著骰子的匡啷聲興奮地吆喝。即使是跟兒孫玩，他也絲毫不讓步。每次我們幾個小孩連同舅舅叔叔們過年一定會拱外公出來做莊家。因為不管是十點半還是比大小，他那精明的問話和饒富趣味的動作總是為年節多增添了幾分歡樂氣氛。「押卡多啦！賣這樣吝惜啦！」「不驚死，還要牌，我看這個一定係半點ㄟ」「看你押這裡多，第一個先抓你！」讓全部的人都捨不得離開牌桌。只是，最後當我們幾個表兄弟輸得落花流水，只差沒脫褲求現時，外公總會從他面前用來裝錢的鐵便當盒中拿出一個五十塊的銅板或者是一張一百元的鈔票，默默地遞給我們。母親告訴我，那是外公讓你們「吃紅」的！

今天晚上回家，看見外公一樣坐在椅子上，廚房裡開著電視，但他的視線卻完全對不上螢光幕，只是沉默地望著前方的冰箱。默默地任罐頭笑聲被捲入排油煙機裡，隨著煙霧傳送到另一個離他好遠好遠的世界去。

我關上門，打從心裡厭惡油煙噁心的味道。

很快地，外公的地位便如同他的身軀日漸萎縮。

所有人開始認為：只要講的是流利的國語，光會說台語，腦袋又不靈敏，甚至還重聽的外公就可以被視為空氣。從南投載外公回台中的車上，母親和父親毫不掩飾地說說笑笑談情話；晚飯桌前，家裡的氣氛從不自在的五人聚餐變成自在的分割。四比一再加上人數多的一方還佔盡優勢，我們一家人繼續過著以前的生活。除了母親以外沒有人會私底下找外公攀談，諸如和牙醫約診等和他相關的大小事皆由母親一手包攬。

寒假外籍老師要來家裡教授英文。剛好有一天外公因為要試假牙必須住在我們家。我明知那天舅舅家裡不方便，卻還是要求母親想辦法在我們上課時把外公送到舅舅家去，說外公如果在我們上課的時候走到客廳被老師和同學看見會「不太好」。母親聽了只是淡淡的對我說：「沒辦法，舅舅他們是真的不方便。」我聽了有點生氣。原先預期母親聽了會責罵我，並義正辭嚴地告訴我說：「那沒什麼好丟臉的，他是你外公啊！」但母親的口氣聽起來就好像她在某種程度上認同了我的想法。我轉身踏步離開，矛盾的心結卻像口香糖，仍固執地黏在滿是溝紋的鞋底。我不想親近外公，心裡卻又隱隱覺得自己似乎虧欠了他什麼，便把責任推給母親，希望母親能盡全力去照顧他，卻又在覺得母親沒有完完全全為外公著想時藉由對母親生氣來為自己的自私找出口。罪惡感就這樣踐踏我的心，一條一條。我的心是滿是溝紋的鞋底。

外公齒模作好後隔天就要回南投了，便在我們家享用最後一次的晚餐。當天與其說父親是在飯桌上和外公聊天，不如說他是在調侃外公。譬如當母親夾一塊魚到外公的碗裡，對他說：「爸，這款魚真好吃喔。」父親就會接話：「對啊，這款魚有夠好吃哩！一條要一千塊，一世只能買到一次哩！」逗得母親是呵呵笑，而外公看見周圍的人都在笑，自己也就跟著笑。

過了一會兒，母親突然若有所思地看著碗裡的飯菜，之後便向著對面的我說：「我突然想起小時候啊，我們幾個小孩子看到外公碗裡有什麼好吃的就會把筷子伸到他的碗裡面去夾，而他從來就不跟我們計較——我爸爸就是那麼疼我們。」

我突然想到過年賭錢時外公的那只鐵便當盒，和他給我們「吃紅」時臉上笑嘻嘻的神情。

而現在，坐在對面的外公，臉上不也掛著一彎微笑嗎？

於是，我停下筷子，清了清喉嚨，用不甚標準的台語大聲向外公問說：

「阿公，今年過年，你購無想要做莊嘸？」